

KEN FOLLETT

THE MAN FROM
ST. PETERSBURG

刺客之死

文学中充满了可爱的反派、性感的坏人，
这个刺客就是！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 张亦琦 译

张亦琦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刺客之死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 张亦琦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JSPH.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刺客之死 / (英) 肯·福莱特 (Ken Follett) 著;
张亦琦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9

(肯·福莱特悬疑经典)

书名原文: The Man from St.Petersburg

ISBN 978-7-5594-2737-3

I. ①刺… II. ①肯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8557号

THE MAN FROM ST.PETERSBURG copyright © 1982 by Ken Follet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图字: 10-2014-449号

书 名 刺客之死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张亦琦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王心怡 乔佳晨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3.75

字 数 294千
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737-3

定 价 4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刺客之死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激发个人成长

The Man from St. Petersburg

KEN FOLLETT

一个人不能爱人性，只能爱人民。^①

——格雷厄姆·格林

^① 译文引自《恐怖部》，钱满素、秦文华译，2018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——编者注

目 录

第一章 / 001

“我有办法。”费利克斯说。大家不约而同地望向他，他们脸上的阴影在闪烁的烛光中晃动。“我知道这个计划该怎么实施。”他的声音连他自己都陌生，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
第二章 / 034

费利克斯绷紧了神经，眼睛瞟着站台，注视着被阴影笼罩的那片区域，他的猎物即将在那里出现。

第三章 / 074

那女人的声音让他有些分神，但眼下没时间究其原因。他纵身跳到地上，扯起围巾遮住自己的口鼻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枪，上了膛。

第四章 / 097

“就这些？”他哭着说。他在此后的十九年里再没听到过她的消息。

第五章 / 127

他逃跑了，由此开始走上了疯狂的漫长旅程，旅程的结局是他在鄂木斯克郊外杀死了一名警察，并且发现自己内心全无恐惧。

第六章 / 155

费利克斯在大厅里停下脚步，戴上了帽子。他看看镜子中的自己，脸色一转，露出了大获全胜之后的冷笑。

第七章 / 180

他脑海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枕头里的那只棕色瓶子，脚底与人行道每碰撞一下，他都想象着一阵细微的震动通过手臂传递到箱子里。

第八章 / 206

费利克斯脑海里跳出了一个想法，这想法令人如此震惊、如此难以置信又如此悲伤！他的心脏瞬间停止了。

第九章 / 238

他止不住地抽泣着，哭到浑身颤抖、泪流满面。他从没有这样哭过，所以他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。他悲伤得不能自己。

第十章 / 272

费利克斯全速向屋脊尽头冲刺。他纵身一跃，在空中飞跃而过。他听见自己在尖叫，那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

第十一章 / 286

他这一生都在向这个目标加速前进，即使他知道自己生命本来就建立在错误之上，他也不会改变目标。

第十二章 / 317

费利克斯把信封撕成两半，他本想把信也撕碎，但又狠不下心。等这一切都结束以后，他心想，这封信很可能是她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

第十三章 / 329

在小镇的郊外，费利克斯翻过一扇大门，走进一片麦田，他在麦田里躺下来，等待着夜幕降临。

第十四章 / 349

她背靠一棵高大的栎树坐下来，费利克斯则像哥萨克人那样盘着腿坐在她对面。他讲话的语气很正式，每一句话都很完整，像是事先经过排练似的。

第十五章 / 386

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，他心想，行动就泡汤了。只要再给我几分钟，只要几分钟！

后 记 / 418

致 谢 / 421

第一章

这是一个闲适的星期天下午，正是沃尔登喜欢的那种。他站在敞开的窗前眺望府邸的景致，葱郁的树木点缀了宽阔而平坦的草地：一棵欧洲赤松、一对高大的栎树、几棵栗子树，还有一棵少女卷发般的柳树。日头很高，树木投下几片幽暗、阴凉的影子，鸟儿悄无声息，只有窗外开着花儿的藤蔓里传来蜜蜂心满意足的嗡嗡声。宅子里也一片宁静，到了下午佣人大多休假了。周末唯一的访客是沃尔登的弟弟乔治、乔治的妻子克拉丽莎和他们的几个孩子。乔治出门散步了，克拉丽莎正躺着休息，孩子们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沃尔登感到十分放松，他参加礼拜时照常穿的礼服大衣，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上晚餐穿的燕尾服和白领结，不过眼下他穿的是舒适的粗花呢西装和一件软领衬衫。他心想，若是莉迪娅今晚能弹会儿钢琴，那今天就完美了。

他转向妻子：“晚饭以后你能弹上一曲吗？”

莉迪娅微微一笑：“你想听，我就弹。”

沃尔登听见一阵声响。他转头向窗口望去，只见车道的尽头——离他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辆汽车。沃尔登不禁有些恼火，如同大雨来临前被右腿的阵阵刺痛烦扰的感觉。只是一辆车而已，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心烦意乱呢？他心想。尽管汽

车在夏日里呼啸而过，在未铺砌的土路上扬起团团尘土，搅得整座村庄都不得安宁，但他并不讨厌汽车。他自己就有一辆兰彻斯特牌汽车，经常乘着它往返伦敦。他还在考虑给土路铺上几百码的柏油路面。对于这种事，他通常不会优柔寡断，不过从1909年劳合·乔治^①建立了道路委员会起，村里的道路就不再由他负责了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这才是他恼火的原因所在。这是典型的自由党立法形式：他们从沃尔登手里收钱，去做他原本就打算做的事情，然后再把事情搞砸。他想：我猜到头来还是要我自己铺路，只不过付两次钱难免让人心里窝火。

汽车拐进铺着砾石的前院，噪音大作地抖了几抖，在南门口停下来。汽车废气一股股地飘进窗口，沃尔登屏住了呼吸。司机戴着头盔和护目镜，身上穿着厚重的皮夹克，他下了车，为乘客打开车门。一个身穿黑色大衣、头戴黑色毛毡礼帽的矮个男人走出了车厢。沃尔登认出了那个人，心里不禁一沉：这个安详的夏日午后算是结束了。

“温斯顿·丘吉尔^②来了。”他说。

莉迪娅说：“真扫兴。”

这个人就是不肯死心。星期四他送信过来，沃尔登没理他；星期五他把电话打到沃尔登在伦敦的宅邸，被人告知伯爵并不在家；星期天他又一路跑到诺福克来。他马上就会再一次离开了。他以为只要自己坚持不懈，别人就会为之动容吗？沃尔登心想。

① 大卫·劳合·乔治（1863—1945），英国自由党政治家，担任公职期间曾发起多项改革，为英国引入现代福利制度。——译者注（如无特殊说明，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）

② 温斯顿·伦纳德·斯宾塞·丘吉尔（1874—1965），英国政治家、军事家、作家等，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。

他不想对人无礼，但丘吉尔纯属自找没趣。他在自由党执政的政府做部长，而这个政府此刻正在残酷打压英国社会的基石：征收地产税，暗中侵蚀上议院，试图把爱尔兰拱手让给天主教徒，削弱皇家海军的士气，向工会和讨厌的社会主义者的威胁低头。沃尔登和他的上议会成员们绝不会与这种人握手言欢。

房门开了，普理查德走进了房间。他是个伦敦东区小伙，身材高挑，抹了油的头发又黑又亮，脸上的庄严神情一看就是强装出来的。他年少时曾经跑到海上去，又在东非中途跑路。沃尔登当时在那里狩猎旅行，雇佣他监管当地的挑夫，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相伴。如今普理查德成了沃尔登的管家，跟着他在一座座宅第之间迁移，既是佣人，也是朋友。

“老爷，第一海务大臣先生来了。”普理查德说。

“就说我不在。”沃尔登说。

普理查德面露难色，他尚不习惯将内阁部长拒之门外。换作我父亲的管家，定会面不改色地请他出去，沃尔登心想。不过老管家汤姆森早已告老还乡，在村中小屋的花园里侍弄玫瑰。不知怎的，普理查德就是培养不出那种稳若泰山的庄严气魄。

普理查德说话时开始吞掉词首的h音了——他这样做，要么是特别放松，要么就是特别紧张：“老爷，丘吉尔先生说，您肯定会说自己不在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”他用托盘递过来一只信封。

沃尔登向来不喜欢被人步步紧逼，他恼火地说：“给他拿回去——”但是他忽然看见了信封上的字迹，倾斜的字母舒朗明晰，是他熟悉的笔迹。

“天啊。”沃尔登说。

他拿起信封，展开里面唯一的一张信纸，那张纸只对折了一次，质地厚重，信头处用红色油墨印着王室徽章。沃尔登读了下去：

白金汉宫

5月1日，1914年

亲爱的沃尔登：

请与年轻的温斯顿会面。

国王乔治^①

“是国王。”沃尔登对莉迪娅说。

他羞愧得脸都红了。将国王牵扯到这样的事情中来，实在是太失礼了。沃尔登感觉自己像一名被师长训斥的小学生：别吵架了，赶快做作业。他曾有一刻的犹豫，要不要违抗国王的旨意。可随之而来的后果……莉迪娅将不会再受到王后的接见，人们不能再邀请沃尔登一家参加有王室出席的宴会，最糟糕的是，沃尔登的女儿夏洛特将无法参加王宫举办的社交舞会。全家的社会生活就都毁了。若真如此，他们还不如举家搬到别的国家去。不行，国王的旨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违逆的。

沃尔登叹了口气：丘吉尔赢了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也算一种解脱，因为即使他现在选择与自由党人合作，保守党里也没人能责怪他。“让国王写信，可真有他的，”他不禁感叹，“那也于事无补，你知道的。”

① 乔治五世（1865—1936），英国国王及印度皇帝，温莎王朝的开创者，1910至1936年在位。

“请丘吉尔先生进来。”他对普理查德说。

他把信递给莉迪娅。这些自由党人真是不知道君主制的行事习惯，他想。他低声说：“国王对这些人就是太温和了。”

莉迪娅说：“实在是太无趣了。”

沃尔登心想：她才不觉得无趣呢，实际上，她很可能暗自觉得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激动，但她嘴上仍会这样说，因为在英国这是一位伯爵夫人会说的话。加之她不是英国人，而是俄国人，所以更喜欢说那些典型的英国话，和学习法语的人总是说“那么”和“什么”^①是一样的道理。

沃尔登走到窗口。丘吉尔冒着烟的汽车还在前院里轰鸣大作；司机站在车旁，一只手扶在车门上，仿佛得牵马似的牵住汽车，它才不会跑掉；几个佣人在一旁打量着，不敢近前。

普理查德进来通报：“丘吉尔先生到了。”

丘吉尔四十岁，比沃尔登整整小十岁。他身形瘦小，穿着打扮在沃尔登看来高雅有余而绅士风度不足。他的发际线退得很快，额头显露出一个尖端，太阳穴旁的头发打着卷。这样的头发，配上短宽的鼻子和眼神中不断闪烁的嘲讽意味，让他显出一副狡黠的神态。难怪漫画家们常把他画成一张邪恶的娃娃脸。

丘吉尔与他握了握手，愉快地说：“下午好，沃尔登伯爵。”他又向莉迪娅鞠了一躬，“沃尔登夫人，您好。”

沃尔登心想：此人身上究竟有什么特质，让我如此厌烦？莉迪娅请他坐下用茶。沃尔登不愿与他寒暄，他急于知道他闹腾这一番究竟用意何在。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丘吉尔说道：“首先我要为自己强行登门求见的行为向您表示歉意，也替国王代为致歉。”

沃尔登点点头。他可不会说“一点也不碍事”这样的客套话。

丘吉尔又说：“我或许该补充一句，倘若不是事出有因，且极为紧迫，我是不该来打扰您的。”

“您最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您知道货币市场上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知道，贴现率上涨了。”

“从1.75%涨到了接近3%。短短几个星期，这个涨幅可够大了。”

“我猜您知道其中的原因。”

丘吉尔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德国公司正在大规模地转嫁债务——一边回笼现金，一边购进黄金。这样下去，只要几个星期，德国便可以收回全部国外债务，它自己对外国却是旧债未偿，而德国本国的黄金储备将超越历史最高纪录。”

“他们正在备战呢。”

“除此以外他们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。他们的军队本已是欧洲最强大的，而他们为了进一步提升军备，已经把税收提高到十亿马克以上，远远超过正常的税额。您还记得1909年吗，劳合·乔治增收了一千五百万英镑的税款，险些引发一场革命。唉，十亿马克相当于五千万英镑，这是欧洲有史以来征收的最高税金——”

“没错，正是这样。”沃尔登打断了他，眼看丘吉尔兜起了圈子，沃尔登可不想让他继续长篇大论下去，“我们保守党人早

就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心怀忌憚，如今，到了最后关头，您却来告诉我，我们过去的作为是正确的。”

丘吉尔镇定自若：“德国进攻法国，这事十有八九，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援助法国。”

“不，”沃尔登吃了一惊，说道，“外交大臣已向他表示过，我们并不欠法国的情……”

“爱德华子爵为人耿直，这是自然，”丘吉尔说，“但是他有所误解。我们与法国已有共识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被德国打败而无动于衷。”

沃尔登深为震惊。自由党人已经让所有人相信他们不会让英国卷入战争，就连他本人也信以为真。而现在，自由党的一位身居高位的大臣却在唱反调。政客的表里不一令沃尔登满怀愤慨，但是当他开始考虑战争可能导致的后果时，他便渐渐忘了这一点。他想到自己熟识的年轻人将不得不走上战场：花园里那几位颇有耐性的园丁、大大咧咧的男仆、面色黝黑的农家小伙、时常闹事的大学生、圣詹姆斯区夜总会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……接着，另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念头超越了这个想法，他说：“我们能打赢吗？”

丘吉尔神情严肃：“我认为不能。”

沃尔登瞪着他：“天啊，你们这些人究竟干了些什么？”

丘吉尔为自己解围：“我们的政策向来是争取避免战争，可是谁也做不到在避免战争的同时又把自己武装到牙齿。”

“可你们也没能避免战争啊。”

“我们尚在努力。”

“可你自己也认为会战败的。”

丘吉尔看上去有些不服气，但他还是将傲气咽了下去，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你作何打算？”

“如果英法联手依然不能击败德国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第三个与我们同一战线的同盟国——俄国。若能让德国分散兵力，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，我们便能获胜。当然了，俄国军队与那个国家的所有东西都别无二致——松懈无能、腐败横行，但是，只要他们能牵制住德国的部分兵力，其他的一切都不要紧。”

丘吉尔明知莉迪娅是俄国人，还当着她的面诋毁她的祖国，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特点，但是沃尔登没有追究，因为丘吉尔说的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“俄国不是早已经与法国结盟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那还不够，”丘吉尔说，“只有在法国受到侵略时，俄国才有义务参战。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，法国究竟是受害者还是侵略者，有待俄国决定。战争爆发时，参战双方往往都会自称是受害者，因此，俄法结盟仅仅约定了俄国人在有心参战的时候投入战斗。而我们需要的是让俄国改变往日的态度，坚决地站在我们这边。”

“我真不敢想象，你们竟然要与沙皇^①联手。”

“那您就看错我们了。只要能拯救英国，哪怕是跟魔鬼打交道，我们也愿意。”

“您的支持者可不会赞同这个决策。”

“他们不会知道的。”

① 尼古拉二世（1868—1918），俄国末代沙皇，1894至1917年在位。